

民国时期

经济

纪实

卷一

第



卷

何俊良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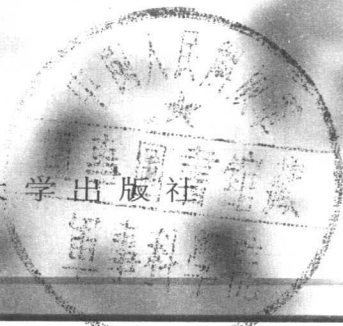
西北大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 重大事件 纪实

第 4 卷

何俊良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重大事件纪实(第4卷)

何俊良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6印张 401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604-1163-0/I·163

定价:21.00元

目 录

- 曾凡华
 碧血黄花 台儿庄战役纪历 (1)
- 陈道阔
 千秋功罪 花园口决堤始末 (102)
- 晓 宫 唐 徽
 保卫大武汉 (129)
- 傅剑文
 百团大战纪实 (162)
- 陈立人
 野人山记 中国远征军缅甸抗战纪事 (194)
- 沈 醉
 大汉奸周佛海之死 (271)
- 张 力
 落日黄昏 日军投降内幕揭秘 (304)
- 郭晓晔
 东方大审判 日本侵略者的下场 (355)

● 曾凡华

碧血黄花

台儿庄战役纪历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

暮春三月，江南已莺飞草长，而战云笼罩的黄淮平原，冬麦才刚刚返青。垌亩之间，仍有不顾战火将至而执著于稼穡的农民。他们三三两两，或荷锄扬锨，整沟修渠，或推车摇辘，施肥间种。其形容之刚毅，神态之安详深深打动了阡陌上几骑戎装革履的军人。

“老乡，这儿走小路到台儿庄多少里？”前面骑红马者俯下身子向一薅草老农询问。他面目清癯，仪态雍容，骑在那匹色若赤兔、四蹄踏雪的枣红大马上，显得威风凛凛，气宇不凡。

“约摸十三四里地吧！”老农怯怯地作答。

“去临沂呢？”

“七八十里地光景！”旁边农田里正在追肥的一中年汉子抢着说。

“好一片三角地带。”骑红马者感慨着，象珠宝商把玩古董，他习惯于把打仗的好地形视为珍宝。

此刻，他已翻身跳下马，蹲到田头与农民聊了起来。问了年

成问风水，问了周围村庄的名字又问村里的人丁，他一边问还一边去摘田埂上的雏菊——这些早春就开始发芽的野生雏菊也不畏寒，抢在桃李的前头把黄花开得满沟满垅，使本来有些单调的平原风景变得生意盎然。

见他出语平和，不带官腔，近处的农民便围了过来。中间有胆大的便试探着问：

“长官，是不是要在这儿打大仗？”

“是怕毁了你们的青苗吧！”

适才还怯生的那个老汉这会儿突然插进来说：“青苗毁了不要紧，只要打得赢日本鬼子。”

听了这话，“长官”的笑容顿收，神色也变得沉郁起来。只见他拿眼扫视了一圈周围的随从，便“噌”地站定，将手里的雏菊往地上一掷，朗声道：“打不败日本鬼子，我誓不为人！”说罢，转身蹬鞍，打马而去。

农人们面面相觑，不知其然。他们压根儿就没想到此人便是头一个喊出“焦土抗战”口号的桂系首领，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李宗仁今日轻装简从，来郊外勘查地形，无意间却被乡下野老一句话激得耳热心跳，悻悻而去。

自去年底南京失陷，日寇便由青岛、洛阳间渡过黄河，侵入济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使得泰安、大汶口、济宁相继丢失，日军得意忘形，沿津浦路长驱直入，想一举攻下徐州，贯通津浦线，形成对中原大包围的格局。一路上日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百姓苦不堪言，而历来以守土为本的农人只得废弃田地，四散流落。就在今天看地形这一路上，他就碰见许多扶老携幼来自山东的逃难者。自己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眼睁睁地看着大片大片的土地沦落敌手，大批大批的同胞背井离乡，衣食无着，更有一种沉沉的负罪感。他自幼生长于农家，体验过战乱中民不聊

生的苦衷，然而他的一些同僚却仍不改军阀恶习，置国家人民于不顾，营营苟且于权力与私利之中，且不顾民族气节，竟连做人的一点起码的品格都说不上……

想到这，他不由心火上拱，下意识地扬手在马的臀部狠抽一鞭，赤兔马蓦地一惊，“啾啾”长嘶几声，便撒开四蹄狂奔起来，随从者一见，也赶紧纵马跟紧。

这赤兔马原产青海，乃政治部副主任周公恩来所赠。当年李宗仁赴广东筹划北伐，即与周公相识。记得头一次见面是在黄埔军校，周当时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乍一见面，其风采才质便让人倾倒。这次白崇禧奉委员长之命，前来视事，即把行前在武汉与周公商量的战略指导思想转达于他。周公主张将阵地战与运动战紧密配合，集中优势兵力，把日寇歼灭于台儿庄三角地带。此计正中李宗仁下怀，当时他便连声赞叹，周先生真乃慧眼，看准了日军孤军深入这一弱点。

当时，他曾担心日军北上徐州，自己的兵力恐不够调遣。白崇禧还笑着告诉他，周恩来已命新四军张云逸部在京浦线南端协同李品仙集团军阻敌北进，从而解除了他心中的隐忧……

此刻，赤兔马已收缓了步子，沿运河徐徐而行。河边的垂柳已经爆芽，拂在脸上有一种毛绒绒的感觉。

“东风摇曳垂柳，游丝牵惹桃花片……”他心中突然冒出《西厢记》中这两句词来。记得临危受命赴徐州任职前夜，夫人郭德洁置酒为他饯行，还请来南派京剧名旦唱《西厢记》助兴，夫人破例连饮三杯，把一张白脸醉成桃花一般。近日军务繁忙，也没给她捎信，不知她会急成怎样？

拐过城郊一个土地庙，司令长官部的小楼已遥遥在望，他收拢思绪，又回到了目前的战局中。

上月初旬，日军板垣师团占领青岛及胶东地区之后，即沿胶

济路西犯，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莒县一线，进迫临沂，企图与津浦线上的矶谷师团互为犄角，将台儿庄作为进攻目标，以便齐头并进，直取徐州。敌人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其重心放在徐州。因徐州位于黄河淮河之间，地处鲁豫皖苏四省之交，为南北交通之枢纽，历来为兵家所重。李宗仁自然也明白它在现代军事上的重要，也知道日军参谋总部早就在做跃马徐海的迷梦了，因为得了徐州即可东出海洲，西入中原，整个战局便全活了。自古以来，南北交兵，东西争锋，不出中原，则必出青徐；出青则必以争徐州为用兵的所向，项羽亡秦之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徐州即是他定鼎所在。汉高祖二年，项羽放杀义帝，北上击齐，刘邦将诸侯兵50万，从洛阳经内黄东向伐楚，进入徐州。项羽则亲自率精兵三万，轻骑间道，从鲁南迂回到萧县，凌晨交兵，至日午时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中，死者十余万人”。次日楚军又趁胜追杀，“汉军退，为楚所挤，卒十万余人，皆入睢山，水为不流”。可以想象，其状之惨，其败之烈。

对此，号称“支那通将军”的日酋矶谷廉介自然也了如指掌，故2月中旬以来即率兵猛力南下，直取徐州，已相继攻陷莒县、日照。目前，鲁南军事重镇临沂已连连告急。

临沂位于沂水沭河之交，襟山带水，是徐州东北之屏障，也是五战区右翼的重要据点。日军曾以临沂风景比之于东京；加之它交通便利，是鲁南公路中心，北通潍县、临淄，西南通台儿庄，北连高密、青岛，西结滋阳，是战区右翼的重心，对整个鲁南战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人用兵，对临沂也十分重视，明太祖平山东便是先下临沂，然后长驱北进，包揽天下。因此，临沂称得上是齐鲁大地的咽喉。日军将主力置于临沂以东沐、沂两河之间，准备以三个联队的兵力迂回奇袭，看来，对临沂也是志在必得。

近些日子，李宗仁已感到手中的兵力不够用了，而且没有总

预备队可供调遣，只好就近抽调驻守于海洲的第三军团庞炳勋部换防临沂，堵截敌军。

李宗仁心里很清楚，庞部虽号称一个兵团，其实只有五个团的兵力，面对黑云般压来的重兵，庞自知难以抵挡，却勉力为之。好在庞炳勋年逾花甲，久经战阵，且善于避重就轻，保存实力，并能与士卒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很得大家的拥戴，因此，尽管实力不强，又非蒋介石嫡系，却能东奔西突，久拖不垮，很有点战斗力。

庞部归入五战区序列之初，李宗仁便用其所长，不仅为该部保持原有五个团的编制而向蒋介石力争，而且还为其补充弹药、更新枪械，使得庞炳勋感激涕零，当面向李宗仁保证：“将奋力作战以报知遇之恩”。

李宗仁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在临沂吃紧，手头无军队可机动之际，他启用这支被老蒋久已蓄意遣散的“杂牌军”，来对抗兵力占优势，被称为“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板垣师团”。

谁知庞军刚扎下营盘，尚立足未稳，日军遂以一师团的兵力，加上山炮一团，骑兵一旅，向临沂猛扑。庞炳勋率部仓猝应战，据城死守，虽然城防坚固，官兵勇烈，怎奈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轮番冲击，也渐渐感到不支，连连发电告急。

李宗仁获电之后，正为发救兵之事犯愁，忽闻张自忠的 59 军自豫东调至津浦线增援，遂临时急调北上临沂，支援庞军作战。

事有凑巧，张自忠与庞炳勋早在内战中结下旧怨，张奉命调五战区以后，声言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只是不愿与庞部同在一处作战，他还念念不忘蒋、冯、阎中原大战中的一箭之仇。那会儿，庞、张都是冯玉祥的部下，互相不分彼此，形同手足。后来，没料到蒋介石暗中将庞拉拢，反戈一击。此后，张自忠一直耿耿于怀。

李宗仁对此早有所闻，本不想为难张自忠，但手中无兵可调，

只得当面向张自忠说明。你与庞有宿怨，颇不欲强人之所难，不过从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奋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希望能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并要服从庞的指挥。

张自忠真不愧为深明大义的热血军人，大敌当前，以国家利益为重，当即表示“绝对服从命令”。遂星夜兼程，驰援临沂……

想到此，李宗仁回头问参谋长徐祖诒：

“燕谋，蔣忱已抵达指定位置了吧！需不需要再给他增加点兵力？”

徐祖诒勒住马头，笑着答道：“您一路上尽在牵挂着他呢！放心吧，张自忠胆大心细，定不辱此命。再说，60军还在路上，目下也无兵可遣呀！”

李宗仁也笑了，自我解嘲地顺手拆了一枝柳条，说：“明日你去临沂，我也来个附庸风雅，捎给蔣忱一根柳条鞭吧！有道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德公身陷战火，仍雅兴不减，难得难得！”徐祖诒是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为人十分干练，军事学识也极丰富，且颇具文才，与李宗仁气味相投，李受任五战区司令长官后，想由军委会中选一干员为参谋长，以便和中央联络，便挑选了当时任司令部第一厅厅长的徐祖诒。徐到五战区以后，与李配合默契，甚是融洽。

一行人说笑着，不觉已到长官部门前。下了马，也不歇息，便风尘仆仆地直奔作战室。

参谋林广明铺开那份作战图，校正了几处村庄的名字，又把新修的几座桥标了上去——这是今天勘查地形的收获。

李宗仁取下军帽，露出了那稠密而略带灰白的一头短发，顺势用衣袖揩去额角的汗渍，等勤务兵小丁子端来洗脸水，他已收拾停当，伏到地图上去了。

“燕谋，这片三角地带是歼敌的好地形，要设法把鬼子引进来！”李宗仁用一支红蓝铅笔敲着地图说。

徐祖诒正擦了一把脸，仰起头来：“是呀，《世界兵学录》上说：作战之妙，在能找到一个于己有利、于敌不利的地区内寻求决战。以台儿庄拱卫徐州的卫星，引诱敌人达到我们布下的死地，即兵书上所说的三角地带加以歼灭，是最理想的方案。”

徐祖诒是学院派，平时熟读兵书，讲起来总是一套一套的。

“依你看，谁去‘牵羊’为好？”李宗仁问。

“池风城的31师怎样？”徐祖诒似乎是早已深思熟虑。“这个文盲将军带出的‘花子军’倒是很能打防守仗。”李宗仁其实也想到了他，“他手下还有几位拼命三郎，都善于打阵地赤膊战。”

“池师昨日已达茅村火车站，趁日军暂进被阻于临沂，让他连夜开赴台儿庄设防做好牵羊的准备。”徐说完，回头让林广明询问一下临沂前线的战况，又对李宗仁说：“时候不早了德公先休息一下吧！”

李宗仁抬头望望窗外，晚霞已经散尽，暮色已越来越浓，便起身返回卧室。刚进门，便嗅到一股淡淡的药香，拨亮灯一看，几案上的口杯里插着一束金黄的雏菊，不用说，这是勤务兵小丁子干的。他知道自己喜欢雏菊这种淡淡药香，闻到这种味道，平时爱犯的偏头痛也会消解不少。奇怪的是，小丁子的动作这样麻利，日间他攒在地上的雏菊他又拣了回来。

李宗仁坐到几案旁，摊开信纸，草草给夫人郭德洁写了一封信，除报平安之外，还提到日间攒雏菊又被小丁子拣回供养在案头这档子事……

写完信，刚刚封好，副官便送来一封电报：“临沂再度告急！”

连日苦战，临沂城已被硝烟包裹。

军团长庞炳勋那条伤腿拐得更加厉害了。汤头阵地的放弃，加

剧了临沂城的危机，日军片野支队凶悍异常，歪把子机枪一直不停地扫射，打得人抬不起头来。此刻，夕阳已沿着城墙的垛口沉落在护城河里了，日军也暂时收起进攻的锋芒，在积聚力量，待拂晓再度攻城。

庞炳勋从士兵的大锅里舀了勺稀饭灌进肚子里，便在膝盖上给李宗仁起草了一份急电，然后悄悄儿组织了两支部队，分头抄袭日军左右侧背。他这一手是在半辈子的戎马生涯中摸出来的一手绝招，即使在军力不支、战况不佳的情况下，他也能组织起一支有生力量，出其不意地给敌人致命一击。

右路带队的是——五旅二营营长汪大章。他率队顺壕沟绕到侧背，一阵猛打，那把鬼头刀足有几十斤重，他却舞得流星一般，只见一颗颗人头纷纷落地，污血溅得他满脸满身。就在他夺回汤头以南阵地的当儿，一颗马尾式的手榴弹把他炸翻了……

汤头阵地得而复失的消息传到板垣那里，他气得抽刀劈死一头正在发情嘶鸣的叫驴，还把那块从南京博物馆弄来的“如意”摔成了几截。

这位“常胜将军”所率领的第五师团是日军的一支劲旅，将士多为“二二六事变”中的干将，是日本参谋总部主战派手里的一张“王牌”，此刻进袭鲁南，由德州而济南而泰安，几乎未遇抵抗，便给他造成一种“所向披靡”的心态。

可不是吗？他的师团为日军常设四单位制驽马师团。装备精良编制满员，号称日本“铁军”，素以阵容坚整善打硬仗著称。中日开仗以后，第五师团由广岛起程赴华作战，在塘沽登陆不久，于平型关吃了八路军115师的伏击，损失不小，但未伤元气，仍骄横无忌，想在津浦线北端的进攻中出出心中那口恶气。不料在临沂城下，被中国一支不起眼的“杂牌军”所阻，为观战徐海的中外记者留下了笑柄。这无疑是对他这位炙手可热的少壮派军官的

极大讽刺。

昨天，他看到几个外国记者写的有关临沂作战的报道，气得把勋带都扯了下来，当即指令 21 旅团长板本顺速赴前线坐镇指挥，并加强了攻击部队的实力，限期攻克临沂……

板本果然不负重望，挥师攻陷了沙岭子、白塔、太平、亭子头等几个村子之后，直捣临沂城。

战局的逆转是庞炳勋早就预料到了的，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样快。他本来估计还能支持几天，可大军压境，也不能作壁上观。

这会儿，他拟定求援的电文，便赶到北门口，劝阻那些要出城逃难的居民。

已经有炮弹在城内街道上炸开了，若不赶紧让这些要出城的居民疏散，一炮下来，不知又要死多少人，这时他拨开人群，站在城门口的石狮子上，向居民们喊话：

“乡亲们，大家快回去躲避一下炮弹吧！都聚在这儿会出事的，这时候，即便出了城也躲不了鬼子的枪弹。”他双眼彤红，嗓子已经嘶哑，但嘶哑声中却饱含着诚挚与真情。

“……只要我庞炳勋在，那怕只剩一兵一卒一弹，也要与临沂共存亡。”说着，他把帽子一揭，露出苍苍白发，沉沉地说：“我年届花甲，又瘸了一条腿，没什么可牵挂，只是感到国家到如此地步……”他哽咽起来，声音微微发颤：“我身为将官，自当以死报国。”

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唏嘘感叹，纷纷返身往回走。

庞炳勋在援军未到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了兵力部署，把 116 旅摆在正面，115 旅改为右翼，229 团及补充团作为总预备队，以防不测，同时通令各部：“放弃阵地者，格杀勿论！”

部署完毕，他那条伤腿已痛得挪不开步子，庞炳勋只好斜靠在一堵打坏的影壁墙上，清理文件夹里的电文和密报。只见他一张张抽出，过目，然后撕碎，放进口里嚼烂……副官参谋们知道，

这是无声的命令：销毁机要文件，做最后一拼的准备！于是，他们都学着庞军团长的样子默无声息地清理销毁文件，大家谁也不说话，谁也不弄出声响，只听得见撕纸时轻微的裂帛般的咝咝声，只听得见咀嚼纸头时沉郁的咝咝声，其气氛之庄严，表情之神圣，无异于教堂里作祷告的信徒，无异于祭坛上做典礼的牧师……

正在这时，39师师长马法五急匆匆地跑过来，被眼前的一幕怔住了，半天，才缓过神来，气喘吁吁地报告：长官部来电了。

“念！”庞炳勋沉沉地说。

马法五这才结结巴巴地念起来：

更陈兄：

临沂为台、徐屏障，必须坚决保卫，拒敌前进。除已令张自忠部前往增援外，并派本部参谋长徐祖诒就近指挥。

弟 德邻

3月9日寅时

听完电报，大家脸上都流露出喜悦之色。唯有庞炳勋却愈显凄然。这里，也只有马法五知道个中情由。

八年前，庞炳勋与张自忠同为冯玉祥的部下。在中原大战中，庞炳勋是反蒋军第二路总指挥，与蒋军鏖战与河南，相持达四个月之久。这时，静观战局而下棋子的东北军张学良突然把砝码压到了蒋介石一边，于是，战局的天平倾斜了，冯军的败局已无可挽回，主帅冯玉祥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未能力挽狂澜。各路将领倒戈投蒋。

庞炳勋眼看冯军几至削弱，似再难振兴，便急风转舵，倒向了蒋介石一边，那年头有枪有实力就是英雄。老谋深算的庞炳勋想借混水摸几条大鱼，多收编一点部队，壮大自己，这样就会尾

大不掉，蒋介石也奈何不了自己。混乱之中，他瞅中了装备满员、素质较好的张自忠第六师，便趁夜暗之时，偷袭张自忠的营盘。

那天，张自忠刚刚入睡，忽闻枪声大作，翻身跃起，披衣去问卫兵，卫兵已搞懵了，因枪声来自阵地后方，还以为被蒋军抄了后。

张自忠尚未探明情况，一颗流弹将他的帽子击落在地，接着便听见有喊声隐隐传来，听口音，像是秦声，不由大惊失色，这分明是庞的部队，难道他闹迷糊了。他压根儿也没想到，过去与之亲如兄弟的庞炳勋此刻会向他发起进攻。然而喊杀声，枪炮声越来越近，他身边一时又召集不来部队，只得在几名卫兵的保护下，找空子冲出包围。

当他定下心来，知道夜里偷袭他营部的果然是庞炳勋时，他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暗暗发誓，要报这一箭之仇……

此时此刻，庞炳勋听说张自忠奉命前来增援自己，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当年倒戈反冯，夜袭张自忠的一幕，如今仍历历如在眼前。当时他也是不得已之举。蒋介石派人暗中盯着他，若没有实质性动作，蒋是不会信任他的，也不会给他军饷粮秣……因此，他必须在蒋的面前露一手以作见面礼，至于想吞并张自忠的部队，也说不上是什么不仁不义，诸侯混战，强者为大，谁又不想扩充自己的实力，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呢？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他庞某当时的举措也有失当之处。事实证明，在老蒋手下讨生活，休想拥兵自重，扩展自己，弄来弄去，他庞炳勋号称军团长，实则只有三团兵马，还不如蒋嫡系一个加强师……

如今，张自忠奉命驰援，对他，很难说是吉是凶，若是念旧不忘结怨，借此机会给他点颜色看，他庞某吃不了也要兜着走。

想到这，庞炳勋那张瘦脸拉得更长了。

马法五见状，也不便捅破，只好宽慰道：

“大敌当前，张将军也许会以国家为重，昔日内争该不会耿耿于怀，军团长不必过虑！”

庞炳勋也不作答，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午间的战事稍稍平缓了一些，不知是日军自知力疲，在蓄势待发，还是有别的动机。庞炳勋招呼各阵地将士轮流休息，收集散失的弹药，准备粉碎敌人的再次进攻，他自己也弄来一碗削面，想解肠胃之饥。

刚刚吃了几口，忽见卫兵来报：“徐参谋长，张军长到！”

庞炳勋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忙放下碗筷，一瘸一拐地赶了过去。

远远望见一行人踩着碎石朝他走来，为首的大个子穿一件肩膀泛出白絮的灰棉布军衣，腰间别一支小号“勃朗宁”，显得威武而沉稳，这不正是多年不见，曾一度抵肩并足，又一度反目成仇的张自忠吗！

庞炳勋下意识地止住步子，正想把目光从张自忠的脸上移开，却发现张自忠已微笑着向他伸出了手。

他赶紧跨上几步，用双手握住，紧紧地握住，这刹那之间，他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紧紧地握着张的手，把内疚、愧悔、感念之情用这种无声的方式传导出来。

这一点，张自忠无疑是感觉到了，作为七尺须眉，自己应拿得起，放得下。内战中的恩恩怨怨何其多，能纠缠得清吗？如今大敌当前，枪口一致对外，何况自己与庞原来就有兄弟情份，大丈夫死而不惧，还吞不下去一点委屈？

徐祖诒在一旁见了，心中暗暗高兴，上前打趣道：

“庞军团长，我们一路上没少挨炮弹，大家窝在这儿，是想中头彩吗？”

庞炳勋这才缓过神来，忙把大家让进军团指挥所。

刚进去还未坐定，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炸开，弄得硝烟滚滚，碎石四溅。

“荃忱老弟，这大炮权作欢迎礼了！”庞笑着说。

“这大礼，兄弟可受不起呀！”

张自忠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夜幕降临，阵地上的枪声已渐渐疏落，像是元宵节之后的爆竹。作为久经战阵的老军人，张自忠明白，战场上的这种短时间的沉寂，预示着下一场更为剧烈的风暴。他躺在临时指挥所的一间木板小屋里，虽然奔波了一昼夜，此刻却睡意全无。他只好闭目养神，整理纷乱的思绪。

他这一次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投入这场会战的，临出发前，他就向部队训话说现在是哪个部队都可以打败仗，独有我张自忠的部队不可以打败仗！这句话一下子把部队的情绪点旺了，大伙儿磨拳擦掌，嗷嗷直叫。

他对自己部队的底细是了如指掌的。这支部队能打硬仗，完全得力于平时的严格训练。他历来奉行“慈不掌兵”的原则，在任西北军官学校校长时，便特别注重刻苦耐劳的训练。认为对士官，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方能担当大任。寒冬腊月的大西北，他居然亲率学员赤足在雪地上行军。他从内心里瞧不起蒋介石教育训练那一套，认为老蒋办的军官学校，学员生活待遇太优厚，出来后必然经不起摔打，只能是“绣花枕头”。

他也有严之过度的时候。遇到士兵犯了军规，他便施之以棍棒。因此，不管谁听到他喝斥一声：“看我扒了你的皮！”都心惊肉跳。久而久之，人们私下给他取了个外号“张扒皮”，他听后也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恪守“棍棒底下出好兵”的信条。然而，他对士兵却颇有情义，谁有了难处，他都解囊相助，因此，每到月底，他的薪俸常促襟见肘，为此，夫人还责难过他。